

### 辽宁沈阳法轮功学员于溟遭扎手指、砸胸部等酷刑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沈阳法轮功学员于溟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受到酷刑审讯，近日，该消息得到了知情者的证实，于溟遭扎手指、砸胸部等酷刑逼供。◇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号、九号，于溟白天被非法审讯之后，晚上接着被审讯。他被带到一间特讯室，特讯室没有监控。恶警把于溟的手、脚、腿和胳膊全部铐住，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十多个小时！审讯的人员总共有三拨或四拨，每次有三个人，他们翻来覆去地问于溟一些情况，诱导他。于溟一直是零口供，他们威胁说：“不说待会你也得说，让你说啥你就得说啥。”

大概当天晚上十点来钟，恶警开始对于溟实施暴行，他们踢他的脚，踢他的腿，揪头发，拽耳朵，还拿别针扎他的手指甲，扎的是食指、拇指和中指，并拿装着矿泉水的瓶子砸他的胸部，砸了好几次。

这样酷刑折磨到后半夜，于溟的心脏就不行了。一个姓张的大夫过来给他量了血压，当时血压高达190，心跳150多下。医生把警察叫出去，等回来后他们不敢再打，怕出人命。可是到了第二天，又换了一拨审讯的警察，照例踢他、打他，煽他耳光。打人的恶警没有出示证件，但可以确认，他们是市局国保支队的。

后来警察赵晨让于溟看高敬群在特讯室受审的照片，引诱逼迫他说：“你不说，我还得审讯她俩（指李东旭和高敬群）。”于溟为了不让李东旭、高敬群再受折磨，勉强在笔录上签了字。警察王文胜还拿了三、四张空白的A4纸让他签字，不知用作何处。

于溟事后感到不应顺从这种非法的指使，断然否认了刑讯逼供下的供词和签字，至今仍然是零口供。

于溟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三十岁不到就成为一位拥有近百名员工的服装厂老板的成功商人。九十年代后期，在他二十多岁创业的时候，就吸收了沈阳几十位下岗工人，经过培训使她



图：服装企业家于溟



酷刑演示：针刺指甲



酷刑演示：暴打

们成为自己服装厂的技术员工。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对法轮功的大迫害发生后，在至今长达近十五年的持续迫害中，于溟因为坚守自己的信仰，至少五次被中共邪党绑架劫持、非法关押，其中三次被非法劳教，其中两次劳教因为坚持信仰不向中共邪党妥协“转化”而被延长劳教期限各十个月、一年；而几乎每次被绑架，他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和人格侮辱，多次被迫害得生命垂危。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夜，沈阳市国保支队伙同锦州北镇地方警察，开多部警车，闯入锦州北镇市一户农家，强行绑架了参加外甥婚礼的沈阳法轮功学员于溟。八月三十日晚上九点多钟，所长刘某开车，于溟前面一排坐一个警察，身边坐一个警察。于溟想不能被他们关进看守所，然后构陷诬判。于是，在呼啸着驶向沈阳市看守所的警车里，于溟使劲撸下一只手的手铐，拉开车窗，跳了车，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快速跑进了路边的玉米地里。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于溟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他的家人委托北京律师多次到看守所会见，均被看守所拒绝。◇

####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法官 临终前的醒悟

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的法官鄂安福，在二零零一年曾秘密冤判了五名法轮功学员三年至八年重刑。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突发脑出血，被送进医院急救室抢救。经抢救他暂时脱离危险。清醒时，他和一位亲戚唠嗑。亲戚说：你们法院副院长张文刚刚在判决四名法轮功学员六到十一年的判决书上签字，自己就得了一种怪病，还没确诊就死了。还有一个叫亢荣东的法官参与迫害法轮功，出了车祸，骨头都撞折了。

鄂安福闻听异常惊恐，出于对报应的恐惧及发自内心的忏悔，他不断的叮嘱家属，快去找炼法轮功的！快去找炼法轮功的！一位法轮功学员知道了，前去看望鄂安福，当着这位法轮功学员的面，鄂安福讲述了自己十年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经过：十年了，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大的亏心事儿！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八日，鄂安福再次休克，抢救无效死亡。一个生命对好人的迫害，最后醒悟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害了多少人呀！◇

#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于溟三次被劳教 又被绑架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沈阳今年四十二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溟，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至今，他的家人委托北京律师八次到看守所会见，均被看守所拒绝。

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他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三次被非法劳教，曾在北京团河劳教所、马三家劳教所遭到非人迫害。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于溟为帮助妻子的外甥筹备婚礼，提前来到了大姨姐家——锦州市北镇市沟帮子镇姚屯村。当晚突然从门外进来一个人，四十多岁，平头，背个斜挎包，满身酒气，走路摇摇晃晃的，进屋就把挂在门框上的车钥匙抢在手里。

大姨姐以为是劫匪闯进了屋，姐夫站起身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我是警察。姐夫又说：你说你是警察把你的证件拿出来看看。那人不但没拿，反而走到姐夫面前，突然拿出一瓶类似“催泪剂”的液状物向姐夫眼睛猛喷过去，顿时姐夫什么也看不见了，屋子里的人被呛得呼吸困难。这时从外面又冲进来七、八个人，不由分说，强行将姐夫按跪在地。

当时于溟一直在炕上坐着，恶警随即将于溟戴上反铐，而且勒的很紧。于溟要求穿上裤子，铐子松点，恶警邪恶地说：不许穿上衣，不允穿裤子。于溟最后连鞋都没让穿，只穿着背心和短裤被劫持上了警车，警察告诉他们他们是沈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恶警同时把于溟的车也抢走。

大姨姐光着脚追到屋外，大声斥责警察：共产党是土匪呀？你说你们是警察为什么不敢亮证？而且都穿着便衣？周围闻声而来的民众也都强烈要求恶警们拿出证件，他们一直不理睬这些，自始至

终不断地威胁、恐吓姐姐：你们是窝藏，是包庇。还扬言要将大姨姐一起绑架。

家里一岁多的孩子目睹了恶警的整个行凶过程，一直吓得躲在墙角哭。大人一提起此事，他嘴里还一遍一遍的重复：“傻警察，坏警察”。

姐夫被恶警们的暴力行凶，导致腰疼至今干不了活，眼睛怕见光，视力下降，几十头牛没有人喂，几十只大鹅丢得没有踪影。这些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

于溟八月三十日走脱，九月二十四日再次遭到绑架。走脱期间，恶警天天去他母亲家骚扰，不断恐吓、威胁、诈骗（知道在哪告诉我们不会抓他），最后导致于溟八十多岁的父亲血压升高住院；母亲因病住院（沈阳202医院）现已一个多月，于溟的哥哥、姐姐说：为了让母亲能多活几天，所以至今都没告诉母亲于溟被再次绑架的消息。

妻子和女儿在美国旅游期间，得知于溟被恶警绑架，被迫流离海外，女儿被迫辍学，母女有家难回，举目无亲，而且身无分文（原本打算回来参加外甥的婚礼，身上的钱都买了礼物）。

九月一日开学后，孩子迟迟没有上学，老师把电话打到于溟的手机上，接电话的是绑架于溟的恶警，他对老师吼：以后别打了，于溟犯法被抓起来了。老师说：今年暑假期间学校搞的“爱心活动”的经费，都是这位学生的父亲拿的，这么好的人，怎么能犯法了呢？老师不知道这位父亲是位法轮功学员，也不知道就因为他学法轮功做好人会遭绑架。

于溟再次遭绑架，身上带的几张银行卡和数千元现金，被警察无理扣押，家属去要，只把绑架时于溟穿的衣服扔给家属，衣服上满是血迹和破损的口子。据知情者讲：对于于溟的情况，关押不得超过三十七天，而不法警察为了达到“未定罪”期间能继续关押，不断地更换罪名：第一次定的是颠覆政权罪；第二次不详；第三次

又改为邪教组织干扰法律实施。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溟被非法“逮捕”。

于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多次遭到邪党迫害。他在二零零一年曾被劫持到北京市团河劳教。一天，狱警倪振雄发疯似地把他拽到办公室拳打脚踢，歇斯底里地卡住他的脖子死命掐，又用电棍电击，之后竟然拽着于溟的双脚下楼梯，于溟的头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水泥棱子上磕着、碰着，磕的脑袋里全是金星乱冒，背部衣服全部被拖烂，人奇迹般地没有死掉。恶警倪振雄把于溟拖下楼后，还丧失理智地狠狠向后拧于溟的胳膊，几乎拧断。二零零二年三月间，于溟又被恶警刘国玺手持两根八十万伏的特制电棍，电击摧残了一上午；二零零三年十月，获得自由不久的于溟又遭绑架，再次被劫持到团河劳教所，后被转押至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河北省第一劳教所迫害；二零零六年三月，于溟在北京被国安特务绑架，再次被非法劳教于团河劳教所。在此期间于溟均遭酷刑迫害。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于溟被转关到以酷刑恐怖出名的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又遭到以于江、李猛为首的狱警毒打、电击、吊铐数天，并将他关在特制的大铁笼子里三个月，不能站、不能躺。狱警们用电棍电击他的生殖器；往身上泼凉水之后，用绳子将他固定在一个位置，然后硌他的下体，又用铁棍击打他的头部，使他昏死。

那一次，狱警可能以为于溟必死无疑，他们叫来犯人洗净他浑身上下的血，换上一身衣服，让狱医给他缝上脑袋上被铁棍打出的血口子，然后抬到一个封闭隔离的房间里。他们甚至伪造好了于溟的撞头自杀声明书，作为掩盖他们虐杀罪行的证据。但于溟又一次没死。

于溟在生与死的选择中，证实法轮功的美好，让世人看到了中共邪党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不择手段，从而让世人看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